

BIC 尾声

晚上七点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正准备好接听。

“您好，Frega先生。我是Reggio Calabria的Sheraton酒店的Valeria。打扰您了，请原谅。我代表总经理打电话来，想问您明天上午10:30左右能否过来一趟，有一件与您有关的事情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您知道，我是个容易焦虑的人。如果您好心给我透露一点是什么事，我就能有备而来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不应该告诉您。但实际上，这涉及几周前您的那位法国同事留下的一笔欠款。她吩咐我们联系您来处理这件事。”

“请告诉总经理，我明天上午到。谢谢。”

一位法国同事？

那他妈的是谁？

在所有可能里，我脑子里唯一冒出来的名字是Chanel。

她为什么要自称是我的同事，还给我留下一个根本不属于我的麻烦？

第二天我到了酒店。

总经理热情地迎接我，立刻递给我一封以我的名字寄到那里的信。

虽然他们不是邮局，但还是好心地同意代收，因为五十多年来，我父亲和我一直代表我们的母公司Gillette，是他们的客人。

然后总经理问我是否愿意替我的同事还清这笔欠款，我问他是多少钱。

“向您要这笔钱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”他说，“可那位女士坚持一定要您在拆信之前先付清欠款。”

“我欠多少？”

“Frega先生：一美元。”

那个法国女人，真是个婊子养的。

我笑了。

我们道了别。

然后我走到外面，拆开信读了起来。

亲爱的，现在你明白付一美元是什么感觉了。

吻你，

你的Chanel

但事情还没完。

我没有车，也从不坐公交车。

在那些外国大都市里的生活教会了我走路，于是我步行回家，走了将近三公里。

我按了门铃。

我女儿打开门，大喊道：

“惊喜！！！！”

Ferdinando